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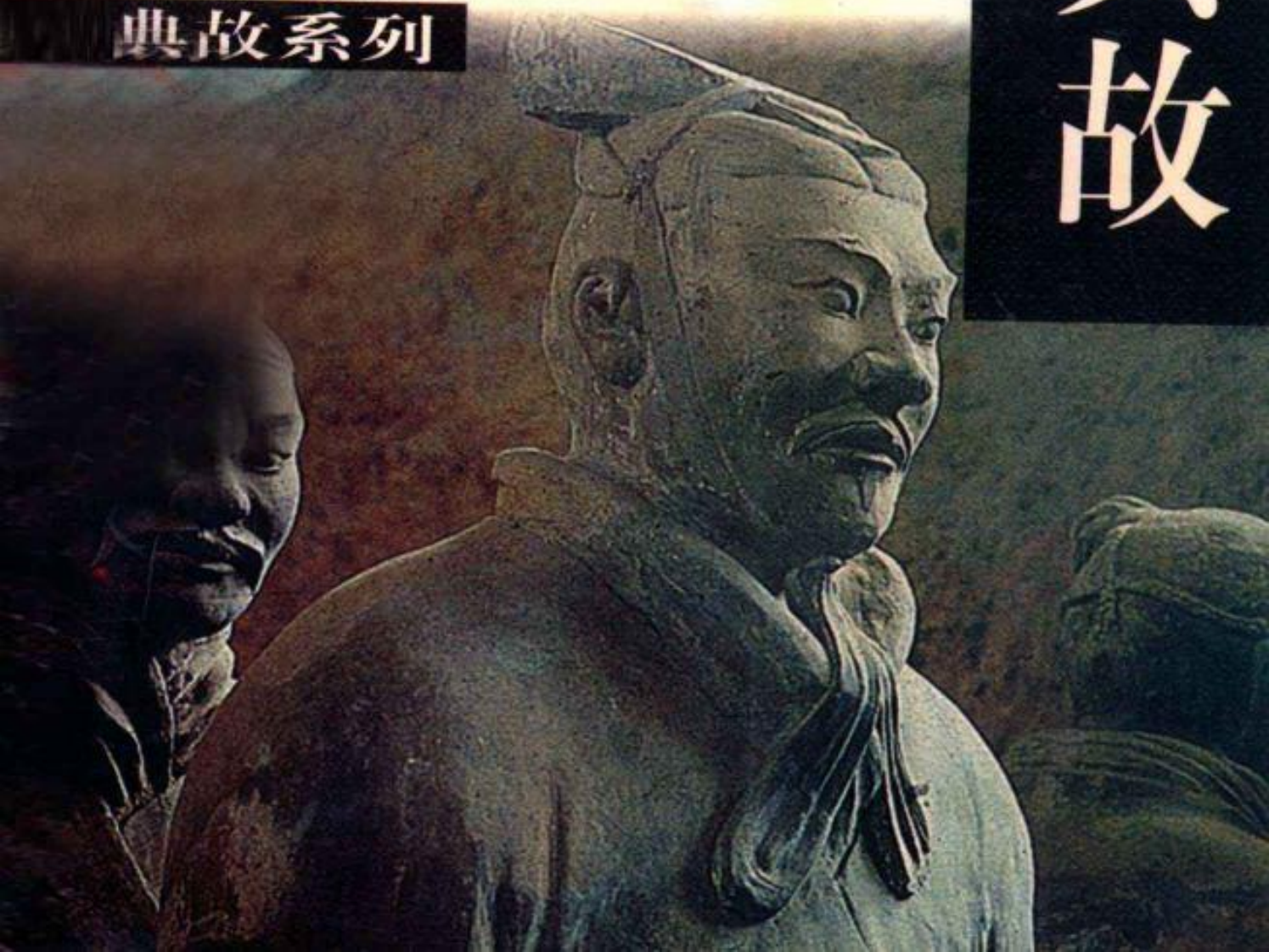
SHAONIAN BOLAN DIANGU XILIE
XIANQIN LISHI DIANGU

武汉出版社



少年博览
典故系列

先秦历史典故



先秦历史典故

周克乾 编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典故系列/向思鑫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 1998. 10

(少年博览)

ISBN 7-5430-1835-7

I. 曲… II. 向… III. 汉语-典故-通俗读物 IV. I·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0540 号

少年博览·典故系列

向思鑫 主编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京山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32 开本 60 印张 字数: 90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58.00 元(全套十册)

ISBN 7-5430-1835-7/I·257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少年博览·典故系列

主 编 向思鑫

副 主 编 陈伯安 陈 坪

策 划 周雁翎 李 兵

责任编辑 周雁翎

封面设计 吴 涛

插 图 钟 鸣

目 录

共叔自毙	(1)
舍肉怀归	(5)
石碣灭亲	(9)
陈侯拒谏	(13)
绞人中计	(16)
屈瑕趾高	(18)
贝丘之变	(21)
长勺击鼓	(25)
懿公轩鹤	(29)
虢灭虞亡	(31)
士芻之歌	(36)
齐侯伐楚	(39)
里克之死	(43)
惠公食言	(46)
泓水之败	(49)
重耳避舍	(52)
潛师袭郑	(56)

宁嬴知返·····	(59)
董狐直笔·····	(62)
华元弃甲·····	(66)
燕姑梦兰·····	(69)
楚庄问鼎·····	(73)
子公染指·····	(77)
伯棼盗矢·····	(81)
困兽犹斗·····	(84)
楚子投袂·····	(87)
华元守城·····	(90)
魏颗结草·····	(93)
余勇可贾·····	(96)
顷公朝食·····	(99)
栾书纳谏·····	(102)
景公二竖·····	(104)
巫臣叛楚·····	(108)
楚囚南冠·····	(111)
魏绛辞乐·····	(115)
南风不竞·····	(118)
楚材晋用·····	(121)
上下其手·····	(124)
季札观舞·····	(127)
晏子卜邻·····	(129)
籍谈忘祖·····	(133)
嫫忧宗周·····	(136)

如皋射雉	(139)
秦庭乞师	(143)
齐侯折齿	(148)
孔子泣麟	(152)
郭重之肥	(155)
苏秦刺股	(158)
魏女掩鼻	(162)
昭子之威	(165)
邹忌讽谏	(168)
冯煖弹铗	(171)
鹬蚌相争	(176)
庞葱言虎	(179)

共叔自毙

春秋时，郑庄公有个亲兄弟名叫公叔段，深得母亲姜氏的宠爱。当父亲武公在位的时候，姜氏就多次进言，想立这位幼子为郑君，遭到武公的拒绝。

郑庄公继位后，姜氏请求把公叔段封到京地。庄公答应了。公叔段便在京地筑起城来，人们都称他为京城太叔。

谁知这个人野心勃勃，到京地后，一心发展自己的势力，妄图以此为根据地，同母亲姜氏一道，除掉庄公，夺取郑国的公位。

为了积蓄力量，他把京城修得大大的，招揽了许多图谋不轨的人，准备伺机行动。

他的不轨行为，早被郑国大夫祭仲看在眼里，便对郑庄公说：

“依照先君的定制，大都的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能超过九分之一。如果大都的城超过了三百方丈，那就成了国家的隐患。现在京城已经违反了定制，请您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庄公有些为难地说：

“这是母亲的意愿啊，做儿子的有什么办法呢？”

祭仲说：

“姜氏是会得寸进尺的，我看还是及早处置的好。杂草多了，也难以清除，何况共叔是您的亲兄弟呢？”

庄公说：

“让他去吧，做多了不义的事情，就一定会自取灭亡。你等着瞧吧！”

不久，共叔段又把京地周围的百姓收归自己管辖，接着又把那里的土地据为己有。大臣们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个焦急万分，都进言庄公早些动手，除掉这条祸根。可庄公还是那句老话：

“他行为不义，一定没有人同他亲近，地方越多，危险就越大，将来定会吃大苦头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叔段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他修好了城墙以后，又加紧扩军备战，准备向郑国的国都发动武装进攻，姜氏将作为内应，为他开启城门。

可是，公叔段想得太美了。庄公得到了发动叛乱的确切消息后，便任命子封为大将，率领二百辆战车包围了京城。京城的守军阵前起义，公叔段成了孤家寡人，只身逃到了鄆地。子封乘胜追击。五月二十三日那天，他又逃到共国。叛乱平定后，偏心眼儿的姜氏，也被庄公软禁在城颍。

【典源】《左传·隐公元年》：……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公曰：“无庸，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遂寘姜氏于城颍。

【用法】“多行不义必自毙”，是从上面这个故事中引申出来的。原文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是郑庄公回答祭仲的话。意

思是说共叔段做多了坏事，一定会自取灭亡，你还是等着瞧吧！”后来使用这个成语，泛指做多了不义之事的人，就得不到好的下场。

舍肉怀归

春秋时，郑武公的妻子姜氏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庄公，临产时倒着落地，而且是一个“闷生子”（刚出怀时不哭不闹），使姜氏大吃一惊，从此便有了成见，对他非常厌恶。小儿子名叫共叔段，聪明伶俐，深得母亲疼爱，所以遇事总站在她一边，心眼儿偏得厉害。

为了公叔段能继承郑国的公位，姜氏不惜违反定制，多次在武公面前进言，要求立幼子为嗣君。然而，武公始终没有答应。

郑庄公继位后，公叔段受封在京地，并住在那里，人们称他为“京城太叔”。后来，这位偏心眼儿的母亲竟支持小儿子造起反来。为此，庄公对姜氏非常怨恨。叛乱平定后，就把她安置在一个名叫城颍的地方，并且郑重地发誓说：

“不到黄泉路上，决不再跟她相见。”

随着时间的流逝，想起对母亲的处置，庄公觉得有些过分，于是又后悔起来。他多想同母亲见面啊！但转念深思，自己已经立下誓言，又怎能出尔反尔，重新将她接回来呢？

郑国有个叫颍考叔的人，是颍谷地方的长官。听到这件事后，就找个借口进见了郑庄

公。庄公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赐给酒食。用餐的时候，颖考叔故意把肉块放置一旁，留着不吃。

庄公感到奇怪，问颖考叔：

“你为什么留着肉不吃呢？”

颖考叔回答说：

“我家里有个年迈的母亲，凡是我能办到的东西，她都尝过了，可就是没有吃过国君赏赐的食物。请允许我把这些肉带回家去，给老母亲一饱口福。”

郑庄公听了，心里非常难过，叹了一口气说：

“唉！你倒有个母亲可尽孝道，偏偏我就享受不到母子的亲情啊！”

颖考叔装着听不懂的样子，说：

“人人都有母子情谊，您这是说哪里话呢？”

郑庄公便把对姜氏的处置和自己的誓言告诉了颖考叔，并且说自己感到后悔和愧疚，请颖考叔为他出个主意。颖考叔说：

“你不必为自己既出口的誓言担忧。只要在地下挖一条深沟，直到渗出黄泉为止。这样，您就可以同母亲在地沟里相见，还有谁能说三道四呢？”

郑庄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命人挖了一

道深沟，泉水从地底汨汨地冒了出来。他钻到地下，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心里乐滋滋的，高兴得唱起歌来。

接着，姜氏跟着庄公走了出来，母子和好如初。

为了这件事情，人们都称颂颍考叔，说他是一个真心的大孝子，因为他不仅爱自己的母亲，而且还用自己的孝心感动了郑庄公。

【典源】《左传·隐公元年》：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公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

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用法】“舍肉怀归”，原指颍考叔把庄公赐给的肉块放置一旁，请求带回去孝敬自己的老母；这一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庄公，使他也怀念起自己的母亲来，并想将她接回宫中奉养。后来，人们使用“舍肉怀归”这个典故形容儿辈对父母的孝顺。

石碏灭亲

公元前 719 年（鲁隐公四年）春天，卫国公子州吁杀死了卫桓公，自己当了国君。

州吁是卫庄公宠姬生的，自小便得到父母的钟爱。长大后，他经常带兵习武，并以此为乐事。卫庄公曾多次阻止儿子这样做，他根本不听，依然我行我素，别人更是拿他没有办法。

卫国有位大夫名叫石碏（què），对州吁的所作所为十分担心，就对卫庄公说：

“我认为，对自己喜爱的儿子，应该教育他走上正路，不能让他步入邪道。骄傲奢侈，放荡淫逸，这是罪恶的本源，也是过分宠爱的结果。主公若不采取措施，将来定会酿成祸患。”

石碏的话虽然入情人理，可庄公就是听不进去，公子州吁由是更加放纵起来。

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州吁情投意合，过从甚密。为此，父亲对他晓以利害，不准他们频繁交往；不但没有结果，二人的关系反而比以往更加亲密了。二人合谋杀死了桓公，州吁登上了卫国的公位，封石厚为上大夫。

州吁自立为国君后，却得不到大臣和百姓

的拥护，造成朝野一片混乱。为此，他非常纳闷，但又没有办法平息国人的愤怒。

一次，他把石厚叫来，一起商量对策，并请他去问计于他的父亲石碣。

石碣对州吁和儿子的叛逆行为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便设下一个圈套，来除掉这两个乱臣贼子。他假装关心地对儿子说：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州吁的君位坐得稳如泰山。你们二人得赶紧带上礼物，去朝见周朝的天子。如果得到王室认可，一切问题便解决了。”

石厚问：

“怎样才能得以朝见天子呢？”

石碣说：

“陈国的桓公现在正得到周王的宠信，而卫、陈之间的关系又十分火热，你们二人若能先到陈国周旋，得到陈桓公的引荐，大事定会成功。”

儿子走后，石碣便暗中遣人将吁州、石厚准备来陈国活动的消息告诉了陈桓公，并说这两个家伙就是杀死卫国国君，造成卫国动乱不安的罪魁祸首，请求鼎力相助，趁他们去陈国的时候，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卫国处置。

不久，州吁和石厚果然到了陈国。没想到刚一下车，就被陈国抓了起来，正准备押送回